

狮語专访 | 吴建楠：创作如同沙漠中的花朵，孤寂中绽放浪漫

Q：请问什么原因或灵感驱使你创作这些雕塑系列呢？

吴建楠：这次展览的作品大概灵感分两个方向，一方面是今年之前，早一些的作品，它们更关注的是一些社会事件，这些事件代表了两层含义，一个是这个事件本身，另一方面是对于我来说它是一种记录，它记录了我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的一些状态，以及感受。

另外一部分的作品大概是今年开始创作的，它更关注的是我自身，它更多的讲的是一些我周围发生的事。我觉得在这个关注点上有一些变化，它从早期更多的关注外物，到现在更关注自己本身，是从大到小的变化，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很正常的。比如我再早一些做了一些纽约地铁的作品，其实也是关于我自身的，所以它的关注点是有一个反复的、像是波状的变化，但是它的中轴线都是不变的，都是我自己。

Q：你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不同层次的现场，其中有现实的、有虚构的，它们代表了什么？

吴建楠：现场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叙事，就是为了讲故事，因为传统雕塑是没有现场这个概念的，它没有一个背景。你把它放在不同的背景里，它会给你不同的感受，甚至会产生不同的含义。相比于直接抒发感情，我可能更喜欢讲一个故事，然后让人去体会，我觉得这样更准确一些。所以在雕塑中，我加入了很多环境、背景，或者说这个现场是为了更准确地传达我想说的这个事。

Q：你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不同的社会事件，为什么你会这么关注民间百态呢？

吴建楠：我觉得事件更像是一种载体，一个是它本身事件的含义，一个是事件背后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，以及我想通过这个事件去表达的一些东西。比如在作品《体育场》中，它其实表现的是 2006 年世界杯决赛的一个瞬间。除了这场比赛本身，它对我来说可能记录了我在当时的一种状态，一种感受，大概十几岁的时候那种心态。

就像另一件关于足球的作品《致胜》，它表现的是 1999 年欧冠决赛的一个瞬间，我所用的这个颜色，是想传达一种很紧张的气氛。其实也是我当时生活中的一种状态。例如在《龙之死》中，我表现的是一条龙在车祸里死掉了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我感受到的是，我们生活中很多旧的东西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它在随着社会发展就没有了。不管是习俗或是习惯，一些我们视为常识的，都随着时间的向前发展，悄无声息地不再存在了。

比如我们小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跟朋友出去玩，就会提前说好，几点在哪儿见面；但如果说一个人有事，他晚了或者去不了了，另一人可能就会等上一天。我觉得这个事，虽然现在说起来像是挺荒诞的，但我觉得它有它里面的浪漫。有很多这种事，其实是悄无声息地就不会再发生了，我觉得也挺遗憾的吧。所以我是用了龙来代表过去的一些东西，那么它死在了这个现代文明的车祸里。

另外在作品《意外》中，我当初创作它是因为当时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突然的变化，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失控了，所以我觉得溺水的这种状态很像当时的感受。所以这些事件，或这些现场，它是一个载体，它也像一个符号，除了它本身之外，它对于我，在传达一种感受，它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层含义。所以我想说的故事其实很多。

Q：通过这次展览，你希望观众能有些什么体会或感受？

吴建楠：我希望观众能在看完展览之后感到放松一点吧，因为这些作品都是一种拉远的距离，以一种观众的视角去观察生活中的一些事。然后我觉得当你把距离拉远之后，很多东西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了，它甚至会显得很荒诞。

我觉得我的创作的底色其实是挺悲观的，无论是溺水还是车祸，还是山坡后面的一簇小火苗，其实都是挺悲观的。但是我试图在这些悲观、荒诞和残酷里面去找一些趣味，我觉得我还是挺热爱生活的。我觉得做这些创作就像在沙漠里种一朵花，很荒凉，但是也挺浪漫。所以回到问题本身，我希望观众能感受到一些放松，因为很多事其实没那么重要。

Q：对于你未来的创作生涯，有什么计划可以和我们分享呢？你会希望继续主要集中于雕塑吗？

吴建楠：之后的创作我还是想以雕塑为主，但我想更加立体一些，这个立体不是指体积和空间上的立体，而是感官上、媒介上、呈现方式上的立体。就不仅仅是说集中在一个静止的点，我可能会加入一些比如说直面的东西，像是绘画，加一些视频、一些声音，我想更立体地去传达，去呈现一些东西，我觉得它会更有力量，包括也会有一些文字上的东西。我其实很喜欢电影，我觉得它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媒介。之后也会更多考虑在展览呈现方式上和空间怎么样去做一些融合，我想要想得更宽一些，想做一些更立体的表现。

原文链接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EvjnML01ZU2FFU_IP9yYsQ